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海國春秋 第三十四回 懷逆謀群奸授首 舒忠憤二子捐軀

話說天漢川屬龍樓岡之西南，相隔四百餘里。其中所產有種貓竹，枝葉根乾俱白如雪，性輕體柔，節勁枝堅。粗者可以斷為浴盤，可以刻為小艇；細者可以削為弩箭，可以削為繩纜，其用最廣。當時，郡大夫龔吉得令，飛檄飭天漢川邑宰，令將本境內所有白竹，選擇不枯不嫩的，採取解到，藥材物料亦都齊全。武侯大喜，令熔金針魚作豆二十七石、粟四十石。復以川草、烏汁淬之，後搗旋蟲子子蟲潰之，再煨冷砑金片，裹斷竹筒，先入硝磺藥品，後將金粟、金豆封口，築實成炮。

大者、小者俱入巨筒之中，另加藥料築緊，共成大炮百有二十。以巨纜兼細繩聯之，約七百步係一大炮，纜上多安毒藥、銳利刃錐，炮口各有羊腸自燃火。巨纜中間密安蛇絲炮——蛇絲炮者，如毒蛇放絲攔路，有物觸絲，蛇隨奔炸——令炮上多絲，有怪觸著，炮隨追轟也。

各事齊全，乃結大筏載炮，用纜繫泊於上流。先將金葉竹車輪夾引首纜，自上放下，入於漩渦，片時，長纜大炮盡沒。

然後將細繩掣抽——這細繩係發自燃火的機括，白尾纜入首炮筏上，掣抽得緊，通身機括帶動。須臾時候，轟然震動岩谷，如地塌山崩，隨後，響聲紛紛不絕。只見紅水反湧出來，翻作紅濤。武侯道：「民患雖除，此族種類皆絕。無德感化，而惟以力杖之，與不教而殺何殊？」歎息多時，將龔吉及各項人員俱上功績簿。

次日起程還朝。到伏流出口地方，有邑宰程善稟道：「昨日午刻有車輪自水底泛出，沉浮不定。忽聞地中轟聲大作，紅水溢湧，隨後流出無數奇形異狀的怪物，至今仍未淌荊現在俱令水手撈乾。灘上猶有數十已成人形者，請君侯驗之！」武侯道：「既已誅絕，不必看矣。」程善道：「其成人形的怪物，身上各帶有竹筒一兩個不等。」武侯道：「乃受蛇絲炮傷也。此怪為游絲所繞，掣絲即遭炮傷，所以浮出仍帶著空炮筒也。」龔吉問道：「願聞其略。」武侯道：「巨細炮子，俱用旋蟲子子蟲潰過，發則旋竄橫縱上下，用時水冷方定。金粟、金豆係金針魚造成，其性浮而善鑽，走竄之時，不得血肉不止。計每裡有大炮，大炮炸而小炮散。發即有炮子數門，布散追襲在伏流內，安有逃者？其炮炭係用橄欖燒灰研合，水族著之盡浮，沉著炮子傷者，藥性入肉，散走通身，焉有不淌出者？」龔吉拜服道：「君侯博物入微，自應水怪絕滅。」武侯道：「峽內諸郡百姓，久為水患所苦，大夫知如有便民、不便民事件，毋論大小，俱可飛奏，毋忽！」龔吉領命，送到郡界，武侯道：「大夫勞矣，回郡治理民事罷。」龔吉等遵命，不送。

武侯過慕丹郡，便越教授山回都。四日已到黃雲城。朝內只道武侯在龍樓岡治水怪，不知已經辦清。島主聞得，立刻降陸出午朝門來。武侯仰見，慌忙俯伏。島主趨前扶起，攜手道：「勞先生三年跋涉，奠安萬民，寡人無從酬報。自後切勿再行此禮。」武侯道：「禮者，君臣之定分，豈可違失！成功乃主上之洪福，臣下焉敢貪天以為己力！」上殿賜坐，問水怪誅剿始末，武侯簡略覆奏。島主大喜。又將引、舒二大夫因河工已成、遁跡林泉的話奏明。島主歎息，命召其子世襲，亦無知所往者。

武侯退出，往西府弔喪，住於柩側守靈。次日仍然不歸，西青弟兄再三遜辭，方回駙馬府。鎮國公主領著墨珠接至中堂見禮，又有宮娥四人領著一個童子，抱著二個嬰孩。鎮國公主使墨珠拜見父親，宮娥扶過童子拜見伯父。鎮國公主道：「這火珠是君侯見過的，這冰珠、曙珠係公主隨後所養。」武侯笑道：「可喜，可喜！子郵膝下，珠樹三株矣。安國夫人何在？」鎮國公主道：「前因金將軍接連文書報病，妾偕之華奏明，之華帶著青珠同上所賜內監四名，率家將等往雙龍看視，已半月矣。」正說話間，廣望君來到。禮畢，武侯問道：「聞賢弟前往雙龍，視金將軍政令得中，病亦漸愈，後往天印，方樓治理若何？」廣望君道：「天印民情悍詐，何將軍先時過寬，後又太嚴，致民思亂。主上因何老將軍作古，欲調何將軍回國。弟到彼巡視安排粗定，今欲奏明主上，天印無人可以替局，欲同公主前往坐鎮，不卜兄意以為如何？」武侯道：「天印地險，得其人，則為國家蕃籬之蔽，失其人，則啟南面腹心之憂。坐鎮而以德比之，極為善策。」廣望君道：「不但此也，治農講武，兵精糧足，有出圍之機，則揚帆直上，勝似在此，多不便也。」武侯點頭，同人洗塵筵宴，互相商詢，二更方散。

次早，同車入朝，廣望君將欲往天印坐鎮奏上，島主道：「天印係駙馬所取土地，封定永傳子孫，正當歸國治理。寡人雖愛公主，亦不能強留。惟鄰近諸島，駙馬撫之，國家無南顧憂，駙馬之功也。」又謂武侯道：「前因雙龍金墉病重，安國公主雖去，寡人仍未放心。先生亦可掣家前往。疑難諸務，寡人差使詢問。如有大事，先生須枉駕來都。」武侯道：「臣謹遵慈諭。」島主開筵，命滿朝文武陪宴，又命取鎮國庫內異寶，各賜十件。二人謝恩出朝，收拾動身。非霞公主、鎮國公主入宮拜辭，島主、廉妃留宴餞行。因係喜事，各含淚別不提。

再說安國公主到得雙龍，金墉先接文書，備知武侯治水，安國公主前來，乃囑夫人張氏於城外迎接。安國公主與金夫人見過禮，同進署看破時金墉已遷移於外室，患的係半身硬強如冰、半身軟癱如火的症候。見安國公主到，告道：「公主遠降，末將不能全禮，敢祈寬宥！」安國公主道：「將軍為國勤勞，致得異症，愚夫婦聞之，晝夜不安。請靜攝無勞。」金墉囑張夫人捧過印劍及各件交代，安國公主道：「不可。軍國之事，吾暫為料理，凡姓名、職銜，仍係用將軍的。此來原因聞知病勢緊急，今若居然辦理國事，係為他時婦女臨朝口實，斷不可行。」金墉喜道：「名實相符，悉聽尊便。」安國公主當時將陳事查閱。次日，凡積下各件及鄰近封之文書，盡行開發清楚，批准、批駁，無不中節，中外駭然。暇時仍同張夫人看金墉，奈病勢有加無減，甚為歎息。

到二十五日上，武侯已到，張夫人命子金躍迎接。武侯聞知金墉沉重，疾趨入視。來到牀前，金墉已不能語。武侯垂淚道：「將軍積勞成痼，得此不治之症，情殊可慘。將軍之子躍哥，不佞撫之；少女蓉娥，為不佞長子青珠妻之。後事可以無慮。」說罷，金墉雙目緊閉。武侯並張夫人等痛哭，治喪送葬俱依金墉遺囑從儉。武侯治國，悉依成規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廣望君到天印，去法之過甚者，其餘稍為更改。興教化，取材乾，以求實濟。三處自此官清吏肅，邊廷無事。武侯、廣望君每歲回朝，國中大事皆其決斷。水湖、蔣羹俱已病故，獨孤信天為政專以寬惠為事。島主因輔公雖有數子，世子始生太孫，大赦國內。胡爾仁等俱加恩革職辦事。鎮國公主又生一子，島主賜方珠一顆，因名方珠。

光陰冉冉，歲月如馳，人平政和，無事可記。不覺青珠長成，已係二十三歲，金蓉娥已係二十歲，選吉完姻。島主命西青長女許字火珠，次女許字墨珠，俱於黃雲城駙馬府中成親，後再各迎歸國。四處物阜民安，只有北邊烏風島等處互相爭奪。島主加升鐵柱為北部總管，以備不虞，亦屬寧靜。惟胡爾仁、衛國、石可信、施博愛等，俱係餘、廉門下。余大忠雖得奇症，不省機密，廉勇卻依然無恙。胡爾仁等饋送慰勸，廉勇為之邀譽表揚，漸復舊職。奈生性不改，遇事貪婪，有貨惡罪可生，無貨清白可死，所在怨聲騰沸，風化頓殊。

再說大忠生魂自被馬面負去，凡遇男婦、禽獸、蟲介、鱗裸受苦，馬面即將大忠生魂捺入人畜、禽獸、蟲介、鱗裸體內代受。凡切、剝、鑽、剝，斧、據、錘、鑿，煎、熬、烹、炙，酸、咸、苦、辣，以及雌雄牝牡、生刑死法無不受來，追悔無門。如此多年，大數將盡，始還原殼，回醒轉來，歷歷在心，惱恨之至。依然與群小狼狽盤結，奸黨復熾。獨孤信天欲去之而不能，屢乞骸骨，島主不允。太子聞知，時常令左右訪問事情。石可信得了此信，通知眾人，備相驚恐，密謀傾太子而立輔公。當下，衛國道：「公昔參吾等，今若立之，安保無虞？」石可信道：「昔日之事，乃駱燾所為，輔公出名而已。後駱燾採藥不返，非為虎豹所食，則傾跌巖絕壑中死耳。今以數千里山川奉輔公，他難道反與吾等為仇麼？」胡爾仁道：「有廢必有立，不以輔公為主，安能廢世子乎？此刻權濟目前之急，後事到彼時再作道理。」衛國道：「據我意思，諸公所謀皆淺。

如餘大夫疾病二十餘載而今忽愈，丰標如昔，謀略更深，豈非神佑！這般品貌，難道不可南面？我們數人豈不可作卿作相，封公封侯？莫若湊千秋節遠近大臣集祝之時，各將家甲暗聚，國舅把定內營，小子全起外營兵馬，一鼓而盡擒之，省得受這班人的瘟

氣。」余大忠驚訝道：「是何言哉！如今不過為避禍並將來富貴長保之計，奈何造此赤族之謀？就像各處咸聚，莫言諸人有備，即盡殲絕，其居攝之人豈是善類？傳檄討罪，我等才力誰能御之？豈非弄巧反拙乎？此刻惟有立輔公為主，然後徐徐鏟剔異己者，彼時再看勢局而圖耳。」施博愛道：「所慮誠是，然家甲亦應備齊，既可以防不測，而廢立亦須兵威。」胡爾仁道：「施大夫所見極當。我們各回去辦理可也。」眾人分散不題。

且說如何名為千秋節？乃係宜高七十五年三月十八日係島主百歲壽誕。上代島主不過八十、九十便為上壽，今主以壽至百歲，精神猶然健旺。大臣共議於壽誕之日，通國四鎮、兩關、四十八隘、二十四州、七十二郡諸大夫，以及邑宰，並鐵圍、雙龍、天印，俱來朝賀，共慶千秋。島主以隘、州、郡、邑不可離守，其餘依議，以樊勇、西青充千秋正副使。樊勇令百官有司各分職事，及發咨文、檄文於諸處，到三月初旬，本國各處大夫俱已到齊。輔公同黃雁帶著平大夫無累長子平絡駱大夫燾幼子守義續到。武侯使青珠監國，同鎮國、安國帶墨珠、方珠，廣望君使火珠監國，同公主帶著木珠、曙珠，陸續俱到。各島或主或臣，亦紛紛而來。進獻土產、珍貝，好不熱鬧。

按下別的不提，單表駱守義、平絡二人，自幼練就渾自武藝，矯捷非常，情同骨肉，分班輪侍輔公。駱守義卻係施博愛的姨甥，余大忠使博愛招之，以探輔公信息。駱守義雖知博愛奸邪，然係母黨姻戚，情難拒絕，乃與平絡商量。平絡道：「兄去須小心在意，無關緊要的話便說不妨，更須窺探彼等心路。」守義道：「謹領兄命！」即到施博愛家來。和柔謙謹，語言樸洽，博愛視為易與。約次日賞瓊花，乃引入余大忠之室，談笑相投，便訂生死之交。守義假意依允，大忠乃令諸心腹相敘盤桓，始將圖謀廢立事體通知。守義道：「守義侍輔公原係營求，輔公尊則守義榮。有所差使，敢不竭力！」大忠等甚悅。

守義道：「須先用箋列名上輔公，將來方好論敘甲乙。」眾人道：「須得如此，日後冒功者始無置喙之處。」乃將同事諸人在國在邊者共二百四十列名寫就，交守義轉上輔公。

守義告別回來，將原委說清，呈上名箋，輔公看罷，即欲入奏。黃雁道：「莫若先行拘著這班邪臣，後奏主上，彼等始無所施其伎倆。」平絡道：「守義設詞誘之，彼等奔趨不暇矣。」黃雁道：「其中庸庸碌碌，非出情願，而所挾使者不少，只須將現在最點者聚而去之。」守義會意，復到施博愛家向余大忠等道：「公見箋上諸君甚喜，欲卜吉開筵，但因人眾，難以辨認，須將眾位分作三等，此時未到者勿論，凡忠智者、誠心者為上等，材乾輔助者為次等，心志愛戴而才能平庸者為三等。一一其第三等不必開入，只將上等、次等分為兩箋開上，以便召宴次第認識也。」施博愛點頭道：「所見極是。吾等公議甄別。」乃互相斟酌，頭等開出三十三人，二等開出六十九人，其餘三等不開。駱守義捧回，輔公展看，居首就是余大忠、廉勇、施博愛、衛國諸人。大怒道：「國家倚為心膂，而俱思首亂，其罪何可勝誅？」再看次箋，懼是一般武臣及諸人子弟。乃將兩箋交黃雁看道：「次箋亦不可勿論，三十三人，可於十七日召宴拘住，使十八日不得發作，後乃辯理。然此事非細奏上不可，但恐倒泄機關，亦須密稟世子。」黃雁道：「明公斟酌。」輔公帶箋到東宮，細將緣由聲明。世子道：「人臣無將，只預防之，使不為害，待過千秋節後再為參奏。」輔公領命辭回，與黃雁說，答道：「廉勇現掌禁軍，衛國督理京營。二人十七日必不得來，如狼狽為奸，深為可慮。須與獨孤密議之。」輔公道：「何不與武侯、廣望君謀之？」黃雁道：「觀二公素以遠客有待，不肯預嫌疑事體，只須與獨孤商之足矣。」輔公乃上帷車，到庶長府面會。獨孤庶長迎入書台，禮畢問道：「前日枉駕，因事繁劇，尚未踵府，今又光臨，定有以下教也。」輔公道：「千秋聖節，庶長備事機宜妥當，但萬方咸集，賢愚不等，未知如何防備？」獨孤庶長道：「公所慮誠是，緣恐衛大人不諳軍旅，適已奏調樊理矣。」輔公道：「內營若何？」獨孤庶長道：「內軍已選調出二千五百，協外營騎兵於各處遊巡，所剩五百名，廉勇營領，可無虞也。」輔公喜道：「庶長可謂無微不照矣。」乃辭回，備宴，請武侯、廣望君暨三公主及諸世子，十五日燕會。

至期，諸人齊到公府，敘過溫寒，互相尊敬。宴畢，邀入質苑賞玩青蓮。輔公陪武侯、廣望君散步。輔公道：「千秋節會，各方畢聚，其中恐有不測。」武侯道：「日前，獨孤庶長訪國內將才，不佞言樊理持己忠勇，治軍嚴仁；余佑臨難不避，遇事能斷；苟學禮應變合宜，視軍如子，皆可使用。後聞已調樊理領外營，又分內營為游軍，使余佑領之，似可無憂矣。」輔公點頭稱善。由蓮榭轉入秋容園，恰好平絡、駱守義侍立芙蓉廳前，輔公呼來拜見。武侯問清，知係平、駱二大夫之子，俱磊落不群，欣然與廣望君受其半禮，呼墨珠等前來，以通家兄弟禮見。二人謙讓再三，始依命同拜。

午宴於素心園，命撤一席於紫桂亭，令墨珠等同飲。六人年少賢能，互相敬愛，然不敢暢意。酒過三巡，同人苑內，謝宴侍席。輔公令平、駱為換劍、跨脊、板角之戲。換劍者，以劍百樣飛擊，互相承接替換；板角者，以兩指揀椽相逐，移到戲角，或單手順攀，或獨足倒掛，行週四方；跨脊者，自此角躍跨中脊而至彼角。當下，二人遵命，跨於角上，飛劍相還，其疾如風，目不暇瞬。換劍之後，復行跨脊、板角不題。當日盡歡而散。

卻說十六日，余大忠等各集家甲，俱已整齊，共五千餘副。諸人皆在大忠府內，只見衛國勃然而入道：「事都反了。昨日樊理奉調幫辦，今早我入營去，眾將稟參，視諸心腹不見在內，問軍政司，云：『昨晚奉樊爺將令出差去了。首領將官都是樊爺入營揀閱時所定甲乙，今晨補授的。』我問樊理何不相商，盡行變亂？他言：『諒能使任，整飭營伍之常。千秋節後，仍使各復舊職。』而今是去一臂增一敵，叫我氣也不氣？」大眾聞言失驚。施博愛道：「事已至此，只好各散家甲，以滅其跡。待後有機可乘，再為圖謀。」石可信道：「樊理如此安排，眾侍之不忍，我等乘其無備而襲擄之，入劫主上，解去樊理兵權，然後盡殲之，亦奇道也。」大忠道：「不可。三個公主時刻皆在宮中，廉國舅平素懦弱。昨日聞公主請主上將四珠權授內廷門尉，聞四子智勇非凡，各家家甲那能濟事？須依施大夫之意為妥。」正商議間，只見駱守義捧進召宴的令旨，召三十三人十七日赴府筵宴。諸人大喜，復皺眉將內外營更變的事細細告訴，並言十七日俱須各辦職事，不能領宴。守義道：「輔公急欲識諸君之面，十七日如實不能，請改於十八日，待千秋宴散後，同往公府如何？」諸人喜道：「如此斡旋，大費台心。」衛國道：「十八日宴事畢後，諸臣同來拜賜，今日各回辦事罷。」眾人齊聲稱善，分散。

十八日清晨，島主先受國內公侯諸臣朝賀，惟至武侯，出位答禮，武侯堅辭。島主道：「先生師也，又於國家有內定外攘之助，豈可無所區別！」廣望君道：「雖有微勞，分可不紊。況今又忝名駙馬乎？」島主乃答半禮。後係浮金使臣畢立並各島洲沙嶼之主賀畢，賜宴。宴畢，島主命開砂精藏，以答賀禮。浮金二十石，各島洲沙嶼，視其人民眾寡，五石、四石、三石、二石、一石不等，以備玉砂缺產濟荒。這砂精一石抵玉砂百石之用，乃玉砂多年消結而成者。各處得此砂精以為至寶，無不歡悅。島主復以各洲島沙嶼途遙難得之貨頒賜，以答所貢獻土儀。各處領得歸館，收拾回去不題。

再說駱守義當日回府，將改期並各事盡行稟上，輔公道：「邪謀既阻，何必更召？」守義道：「聞外國各島洲沙嶼歸期俱係十八日，本國各郡邑係十九日，吾主與雙龍、天印係二十日，緣恐軍營只顧防外人，不知有內事。恐十八日島嶼俱去，營內懈怠，諸邪突然而起，事未可量。故臣擅以十八日為之請也。」平絡道：「十八日亦只免得一天耳。吾公回鎮，樊理兵權仍歸衛國，事猶可憂。」黃雁道：「無妨。吾前日代諸邪推算，氣數將絕，不能為害。既已有改期之約，一宴亦無傷於事體？」輔公依允。

平絡退下，私與守義商量道：「誘到群奸，何不明證其罪而盡誅之？」守義道：「國家臣子，非主上命，誰敢擅專？」平絡道：「行權安國，何所不可？」守義道：「三十餘人，非皆柔弱之徒，豈可泛視！吾兄勿多事也。」平絡見守義不肯依允，乃通夜籌思。次日訪到醫副施吉家內，施吉乃博濟之子。平絡用彩貝購得奇香，密藏腰內。到千秋宴散，群奸同來府內，只有廉勇監押收點寶貝入藏，羈在朝中。當下賜宴，輔公問問各事情形，諸人傾心對答。平絡見筵將畢，乃用蒜塞鼻，將香焚燃捧出，周圍旋轉，濃煙散漫。余大忠等暨侍席諸人嗅著即不能動彈。平絡仍將餘香置插門上，然後掣劍出匣，跪於輔公前稟道：「臣世受深思，原不欲殺身報國，奈奸勢盛熾，萬難容忍。今臣身喪而奸除，儲安國定，餘願足矣。」輔公張目要說也說不出來，看他將各席奸臣挨排斬荊只見駱守義同數人入門，著煙即倒。平絡收劍，奔至獨孤庶長門前，闖入求見。獨孤庶長出廳，平絡跪下，逐細稟明，獨孤庶長又驚又喜，方欲細問，只見平絡起來，向南拜了八拜，口稱：「叩謝天地君親師之恩！」復掣劍自刎，家人救之不及。

獨孤庶長慌上車到府，命用醋灑入，將香澆息，其煙俱伏，見門內地上睡得五人，堂上呆坐著輔公，階上階下倒著數十人。再點殺死者共三十二名。取香審視，知係醫副施吉所制，帶著入朝啟奏。島主大怒，立拿施吉下法司研審，命各家自行收殮。

時廉勇在旁，自幸未曾與宴，逃得性命。疑係輔公所謀。

便乘間諷道：「輔公前日參奏諸臣，主上未曾依允，今卻一網打盡矣。」島主益怒，命同下法司嚴問。獨孤庶長奏道：「輔公此刻尚如醉如癡，且待甦醒便得明白。可無庸下法司。」乃命少尉辛坪同安太醫往視。太醫道：「此中蒙汗香毒也，解以發表麻黃湯，不能入口，復用皂角刺嚙，始得下喉。」半個時辰，諸人雖滿身流液，仍然如癡。太醫道：「此蒙汗香內加有鬼饅頭與麝香也。」又用獨甘湯飲之，令蓋絮而臥。三炷香時，各有歎息之聲。揭輔公被看時，汗出如墨。太醫吩咐道：「輔公毒氣雖除，元氣太弱，須調養數日，方可出戶。諸人受毒輕且伏於地，其汗止於微青。」辛坪揭絮視之，果然皆坐起矣。

乃帶駱守義等同安太醫回奏。時武侯、廣望君同文武各官都在朝內。駱守義俯伏三呼，於懷內取出名箋，並將施博愛招他見余大忠起，到賜宴計備非常止，並無謀誅奸黨之事，此實平絡一人私意，節次奏明。島主不信。太子上朝，將輔公請參奏奸臣逐細奏上，島主怒仍未解。駱守義立起身來，叱廉勇道：「賊臣謀危社稷，仍敢立於朝上麼？」廉勇愕然。西青奏道：「廉勇亦在三十三人箋內，請下法司。」島主未允。駱守義俯伏奏道：「平絡實與臣謀，臣當止之。絡疾邪深，故捨身誅邪以安國。今主上不信，疑及無辜，臣請盡命以明輔公實在不知。」奏畢起來，向盤龍石柱撞去，琉璃瓦俱震動，復向礎石撞去，礎碎，腦漿進出，依然躍起，立挺殿前。島主變色道：「可惜！不終朝，失二烈士。」午門將軍奏道：「有老人自稱黃雁，在外請死，以明輔公之心。」島主道：「請黃先生速回，寡人不疑矣。」顧廉勇道：「看如此情形，豈能庇爾，不使平、駱瞑目？」廉勇依然俯伏懇求，獨孤庶長使少尉押往法司勘問，駱守義屍首始撲於地。島主歎息退朝。

且說廉勇到法司時，見堂上有中大夫詹棘，素稱骨鯁，島主所信；又見醫副施吉已經身斃，駭得魂消魄散，昏暈倒地。

用姜湯灌下，詹棘令收禁調養兩日再問。當下，餘氏著急，入宮求援。廉妃正色道：「向來，汝等皆說太子不能承守社稷，我只道係真的。近日主上屢次召問，事端理義明析，實社稷他日之賢主，幾為汝等所誤，受萬代惡名。今日他們罪戾皆由自取，我不能為私而廢國法也。嗣後，汝非宣召，不得擅自入宮，可速退去！」餘氏慚泣流涕回家。

至第三日，廉勇已經平復。詹棘提取訊問，廉勇將受賄交結等事逐件供出：「作亂奸謀，實不與知。」詹棘道：「作亂奸謀，姑不深加究詰，但薦引諸邪復職，皆由於汝，其罪實比諸邪更甚。」廉勇俯首無辭。詹棘帶著上朝覆奏，島主道：「不與邪謀，加恩從寬革職。」詹棘奏道：「眾奸之惡，非復職何由得肆？非廉勇貪婪，眾職何由得復？如輔公為若輩所搖動，前日已血染宮庭矣！」島主道：「罪固在不赦，但其先世有功於國。往年廉潔遭雷擊死，除廉勇再無別叮加恩，著連家竄往赤沙洲為民。」詹棘道：「三十二犯雖已身死，然不足以蔽其辜。應請悉籍沒。」島主准奏，命樊理督各校尉分道籍沒三十二家。

方欲退朝，只見輔公負斧膝行，伏於丹墀之下，奏道：「臣無狀，致左右大逆，殺戮朝臣，該犯雖自誅死，臣罪實無可逃，請恩速正典刑，以為炯戒。」島主命廷臣議奏。中大夫水平奏道：「家人犯法，坐於主人，況誘殺大臣數十乎？若謂實不知情，此筵誰所設也？若謂奸臣誤國，何不奏明以正典刑，乃以詭詐聚職，使他日有怨謀殺者，皆得以借口也。——輔公之罪，似難曲宥。」中大夫蔣鳴奏道：「水大夫所奏，乃常論也。平絡之義憤殺身為國，輔公實不知情。駱守義廷諍撞死，尚不足信乎？應請免議。」只見世子趨入奏道：「諸臣蒙蔽無狀，莫能屈指。輔公若非平素賢明，今日國家已不知是何形狀！貴戚之卿為社稷尚易君位，何況誅奸乎？即輔公實有此謀，亦分內所當為，不僅免罪，仍應厚賜，以為後世忠於為國者勸。」島主意方釋然，問道：「據汝是何辦法？」世子奏道：「輔公受鎮守鐵圍，今請使傳子孫百代不改。」輔公奏道：「此異賞加於大犯也，壞法啟奸，莫此為甚！」島主正欲開言，只見樊理覆命道：「諸犯賄積浩繁，俱有簿籍記載。今將各犯簿籍先行進上，餘者待各校尉另查另開，以便核對。」島主命取簿進覽。樊理出朝，帶軍健挑入，共五十三石。島主命取一冊閱覽，樊理隨手取冊捧上，卻係石可信收國外送禮記。島主取道：「石可信素常廉貧寡交，國外有何禮收？」揭開看時，俱係各沙島、沙嶼所饋，石可信親筆登記。勃然大怒，令樊理道：「可帶五百禁兵，先將石可信家資輦來。」樊理領命而去。島主命輔公道：「汝可平身。只看廉貧之臣賊賄狼藉若此，其他可知。今將新境封汝，世世相傳，永為國家屏障。」輔公辭道：「臣罪重如山，焉有廢國法而受隆恩之理？臣死不敢受！」太子奏道：「輔公堅執常理，臣有調停之法，請削公公爵，以全其情；封其子，以志其謙讓正直之德。」島主喜道：「如此，吾兒不必再辭。」輔公道：「凡奸臣賊國，皆指正人行權事端以為口實，如篡奪者稱引伊、霍是也。今有罪不誅，而反加殊賞，是啟後世邪佞之口也。」太子道：「凡事真者自真，偽者自偽。公終堅辭，辜負平、駱矣。二子之忠烈，亙古所稀，仍應請贈，以顯其功，而寒姦宄之膽。」輔公仍欲奏辭，只見樊理已將石可信家細軟抄來覆奏，搬入堆積，充滿廊廡。島主大怒道：「有臣如此寡人之過也！且將各犯家資查清，造冊並呈，再行定奪。」說罷，帶怒退朝。

樊理分抄五日，方才查清。又三日，方匯齊，造冊進呈。

島主見各犯少者有巨萬之資，最多者係余大忠，足有億萬，其餘千萬、百萬不等。及庫中所無之寶，不一而足。不勝憤怒道：「此皆寡人所親信之臣，謂其不欺為柱石者也！而皆若是之貪墨，則枉法殃民，陷害忠良，舉薦邪曲，顛倒是非，殘傷命脈不知其幾矣！應將關權永裁，免地丁十年之征，撤樂減膳期月，以謝百姓。」命西大夫頒行國內。留武侯、廣望君緩行，商量國政。封贈平絡為勇烈侯、駱守義為忠烈侯，合建廟宇於東門內，功竣之日，著太子往奠。今即合葬於白虎嶺頭，中大夫以下送葬修祭。命冊輔公長子世為新境之主，不得推辭。輔公無法，只得謝恩。

考功大夫曾省奏道：「犯官衛國沒人房屋，坐落東門內左邊，門樓高大，廳堂宏敞，可否用之改造雙烈廟，以速成功而免糜費？」島主依允。司刑大夫子車若水奏道：「按諸逆臣之罪，一死猶不足以蔽其辜，應請暴屍揭示。」島主道：「其身已誅，家室籍沒，妻子為奴，從寬加恩，免其梟暴。」諸臣遵命。

三旬之間，一切倉庫虧空，盤查清楚，文武升遷降調俱已停當，只見武侯同二公主、墨珠、方珠朝見辭歸。島主起身，扶起武侯、二公主，墨珠、方珠三呼畢，賜武侯、公主坐。武侯奏道：「前因國事未定，逾期辭謝。昨接到青珠稟啟，常有寇船侵擾邊境，百姓各受其害。今謹謝恩，回雙龍看視。」島主笑道：「前接鐵柱表章，奏稱北寇犯邊，已調武備、雍伸往助。昨接邊報，鐵柱斬將焚舟，連勝數陣，日內諒平靖矣。」武侯奏道：「鐵柱不勝，猶可無虞；連勝數陣，恐中敵人詭計。請速選將添兵往助，始免遺誤。」獨孤庶長道：「所慮甚是。北邊沙島蓄謀已久，交結甚多，亦係強敵。況自余大忠等誅後，其黨紛紛潛逃，必往合謀相濟。而今應分屯三處，以備非常。」島主道：「用何人為將？屯哪三處？」獨孤庶長道：「各邊城塞先已行文，嚴飭謹備矣。仍請用苟學禮將兵五萬，屯北山關接鐵柱；余佑將兵三萬電修翎郡；青珠將雙龍兵三萬，屯本島之西尾山，相機進剿；再令冰珠、曙珠各領騎兵五千往北巡警。請留韓駙馬於國中調度軍務。」島主依奏，與武侯道：「先生與二公主、墨珠、方珠回國，東邊之事足辦矣。觀庶長措置，北寇似可盡絕。」武侯道：「不備不虞，不可以師。以有備為恃，亦不可以師。願主上以此論諸將。毋論寇之絕不絕也。」廣望君奏道：「兵革不用已二十餘載，雖依然訓練，但多事飾觀，於實濟有限。應飭諸將，勤教習，選擇精壯，各成其材，以收指臂之效。」島主稱善，命將大將軍印劍，令下大夫西白送入駙馬府。

武侯、廣望君回來，墨珠立刻治理歸裝。二公主自宮中辭別廉妃回府道：「適聞報鐵將軍又勝匪寇。」武侯蹙眉與廣望君道：「鐵柱必敗，可令苟學禮速往。吾就此分手。」廣望君道：「前飭火珠監造戰艦，據稟將到。請以百艘護送。」武侯道：「不須。昨接青珠稟啟，雲使金躍將船三百號分屯螺螄、獨拳、玉溝三島為犄角，此去可以無憂。」廣望君、公主踐行，三公主依依不捨，四珠亦戀戀難離。

忽有下大夫獨孤中立請見，武侯、廣望君起身出迎。獨孤中立道：「中立父親適接密報言，鐵將軍乘勝追寇中埋伏計，受困於盤蛇島，特命中立告知。」廣望君道：「盤蛇島入易而出難，行糧無多，鐵柱必死。煩覆庶長，今日即令冰珠、曙珠先行巡警，苟

學禮等明日起程。並飛飭東北各邊城寨，如有寇到，守備勿戰。」武侯道：「僕今回雙龍，告別欠禮，多煩致意。」中立道：「父親不知君侯發駕，未來候送，晚生應侍升車。」武侯道：「軍事倥傯，請回府辦事罷。」中立告退。方珠稟道：「行李車馬齊備。」武侯乃同二公主，與廣望君、非霞公主作別登車。

第三日黃昏，到滋榮關，副將鐵石迎接。武侯問北寇消息，鐵石垂淚道：「適接飛報，鐵柱已經盡節於盤蛇島，全軍覆沒。」武侯道：「昨日可曾有兵出關？」鐵石道：「昨日辰刻，有年少將官名韓曙珠、韓冰珠各帶騎兵五千，俱持符驗明，當經放出。」武侯道：「關上共有多少兵士？」鐵石道：「現有兵三千，連各隘口並瞭望土堡共有八千。」武侯道：「鐵將軍既沒，寇兵必乘勢而來，此關雖為總會之地，然抱守險要，進退便宜，莫若青牛山。將軍可速就近抽兵三千，我速命方珠相助，前往據守，擇便邀擊，使其勢不得相連。此關可令副將留守，即便奏聞。」鐵石道：「有宿將郝瓏、游光閒散在家，可否令同前去？」武侯道：「甚善，可並奏明。待後兵到，留下三千補足。」鐵石遵命，修表奏上。令副將白瑩守關，自抽兵同方珠、郝瓏、游光往守青牛山。

武侯次早離關取路，晚到丹鼎城，守大夫盧騷接引入城，稟道：「雙龍有將官在此伺候五日了。」武侯命人，乃係上尉田潤，前來參見道：「奉監國軍令，使末將同韓在、雲垂、小豹領兵船迎接。末將在此，韓在在新岸，雲垂在陰樞洋，小豹在船，泊新岸洋。今君侯路出於此，末將使騎飛會二處，速回新岸。」武侯點頭。再問盧騷道：「此處可聞寇信？」盧騷道：「近日頗多北邊百姓投奔城內。據雲沿邊受寇侵掠，死者頗多，惟棄家逃者得免。」武侯嗟歎，當夜無話。

次早出城，往新岸進發。中時已到，船亦放來。韓在禮畢，武侯等上船，小豹並眾將參見，盧騷回城。順風拽篷，開行十餘里，忽見後面兵船數百號揚帆追來，卻不係浮石旗號，鬥樓了兵報上。武侯令道：「且差快船迎去查問。」小豹跳上八翼舢舨，飛棹過去。那邊也有滿篷駛來，問道：「前面係何處的船？」小豹道：「係丹鼎城號船。你們係那裡的？」來將道：「係天印的。奉監國令，差將官何曙，何同心，領戰船二百號、水兵六千，前來聽令。」小豹道：「將停泊何處？」來將道：「已有申文，請廣望君鈞命。而今停？白新岸。」小豹道：「新岸恐寇將到。不如且泊丹鼎港口罷。」來將道：「將令不敢違。你們後面船往何處去？」小豹道：「往雙龍進發。」來將道：「如此甚好，有書一封，係監國拜請上國武侯安的，可煩帶去。」小豹道：「武侯現在舟中，何不取書前來面呈？」那將大喜，返棹而去，取了書同何同心返來。小豹見過禮，正欲舉帆，忽聽後面喊道：「有緊報，煩請前船暫停。」小豹看時，卻是丹鼎港快船飛也似趕來。小豹乃揚帆向前，須臾到大船上稟明，領何同心上船參見，將書呈上——乃係火珠請安，兼候青珠弟兄的書。看畢，即令何同心回船，與小豹往泊於玉溝島聽調。

二將去了，快船亦到。報子進艙叩稟道：「鐵將軍死節，北寇十餘萬，劫掠沿邊一帶地方，擄百姓以為兵，饑民附之，告以國內虛實，所向無前。北方十餘郡遭害最酷。」武侯驚道：「何遽猖獗至此！再去探聽，記功領賞。」正是：蒞民守令如賢德，耗國豺狼怎猖獗！

未知寇勢究竟若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